

令无数淘迷集体转会 韩国新一代纯情少女王感应心灵 **GAP** 的超级至尊王作

姐姐，我爱你

세상아 덤벼라

〔韩〕李帅雅 著 乐恒 译



姐姐,我爱你

세상아 덜버라

[韩] 李帅雅 著 乐恒 译



桂图登字: 20-2006-0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姐姐, 我爱你 / (韩) 李帅雅著; 乐恒译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6.4

ISBN 7-5407-3646-1

I. 姐… II. ①李…②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6158 号

세상아 덤벼라 © 2005 by Cho - A
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amyang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. in Kore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韩国信元代理公司安排取得

JIEJIE WO AI NI

姐姐, 我爱你

作 者 [韩]李帅雅

译 者 乐 恒

责任编辑 胡子博

美术编辑 罗 云

责任校对 徐 明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电 话 0773-2863978(发行部) 2821573 (邮购)

传 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
电子信箱 ljcbb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00 × 1000 1/16

字 数 352 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3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407-3646-1/I·2447

定 价 2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1 这个恶毒的念头闪过的刹那，我的脚已经毫不留情地踹在了摩托车上。摩托车看起来倒是价钱不菲的样子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要怪就怪你的主人好了。

2 “你这样的孩子啊，成天不学好，打架闹事，要不怎么被孤儿院给赶了出来呢？将来长大了也一定是社会的垃圾、败类！”

3 我被柳赫问得浑身一颤，就好像心中最隐秘的角落被人发现一样。想问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不过那家伙的嘴更快：“别自以为是。能觉得自己可怜就已经够谢天谢地的了。”

4 可是，不管怎么说书贤也是个男生呀……我静静地站在旁边，看书贤挑录像带。“你要是别有用心的话，劝你最好还是省省吧。想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可是很不好惹的。”

5 “那种疯子还真是头一次遇见。勾引？那种话亏他也说得出口！真是见鬼！越想越不是滋味，恨不得狠狠扁他一顿。”

6 我看着他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火更大了。明明知道那是人家最重要的东西，还随便乱放！弄丢了，连一点遗憾，一点歉意都没有，摆出一副自己很有理的模样！

7 “不过要说，晓静那家伙……还真是财迷心窍啊，书贤被她抓在手上，柳赫也被她抓在手上。还真有她的，兄弟俩愣是被她耍得团团转。”

8 “没关系。反正我也不喜欢柳赫。柳赫只是觉得我与众不同，而我也不过是需要他做盾牌。互相利用而已，谁也委屈不了谁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你别操心了，走吧。”

9 说话的时候，柳赫一直紧握着我的手不放。我很不爽地盯着柳赫那只大手看了好久，那只手几乎把我的手全包了进去。“不喜欢牵着手吗？”“一般般。”“不喜欢也没办法。我说过，我已经决定按我的方式去做了。”

10 我被眼前这壮观的美景给惊呆了，毫无意识地跟着柳赫走进了别墅。这里虽说和刚才的豪宅无法相提并论，但简约素朴的风格却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
1

13

24

34

45

56

66

78

89

99

一个是在绝望中憧憬希望的我，一个是厌倦了世界的他。我们为何会相遇？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我突然发现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

11

“你可以在那些人面前放下你的自尊，为什么在我面前就不肯？都到了这种地步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开口，不肯向我说呢？”

12

这种感觉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有的，晓宇看起来很开心，书贤也很高兴，柳赫虽然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感觉上好像也很享受这种气氛。

13

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她一看见守浩就高兴地直招手，然后她发现了站在守浩旁边的人是我，她的脸一下子僵住了。她是那个叫秀莲的女孩。

14

快到家的时候，发现附近的居民全都出来了，指着远处浓烟滚滚的地方议论纷纷。“哪里着火了吗？”

15

我举起手中的刀朝着自己手腕割了下去……一阵凉凉的感觉……感觉消失了，没有疼的感觉，也没有凉凉的感觉。

16

“昨天是我醉糊涂了。姐姐和我喜欢的一个人长得太像了，我把你们给弄混了。所以，千万别误会了，姐姐。”“嗯，是吗？”

17

自己的弟弟是个很爱笑的人，每次都会笑着对姐姐说，姐姐笑起来最漂亮了。自己的弟弟是个很爱哭的人，每次姐姐哭的时候，都会陪着姐姐一起哭。

18

即便是那样，柳赫的耳朵还是不会再听见声音了。柳赫已经听不见了。终于，我自己也真正意识到了这一事实。心里，又似乎被谁插上了一把匕首。

19

“姐姐，不要哭，千万别哭……”“我不哭……”书贤顿了一会儿，才又开口说道：“每次看到姐姐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想说爱你。”

20

我转过身，把书贤的笑容甩在身后。就在音乐教室的门关上的一刹那，我隐约听到了书贤略带伤感的声音：“姐姐，我爱你。”

21



1

“好郁闷，晓静啊，好郁闷！”

“怎么了……你说啊。”

“我……我跟那个人……表白了……”

“啊？哪个人？是你说的那个小痞子吗？”

“谁说是小痞子啊？不是的啦！”

“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我合上书，看着贞恩，让她别再拐弯抹角。贞恩反复咬着娇小的嘴唇。在我的注视下，她嘴巴动了动，却总是欲言又止。看着她吞吞吐吐的样子，我简直比她还着急。

“得，得！我不管了！”

我不耐烦地把书拍在了桌上，虽然我知道这会让贞恩更加难受。

周围又有人开始指指点点了。什么？说贞恩真可怜？我老欺负她？你们难道没看见这家伙有多急人吗？！

我正要发作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！贞恩是那种你越朝她吼，她越说不出的类型。算了，先忍忍再说吧。于是我捺着性子问道：

“我说贞恩，你快点说行不行？”

“晓静啊，我……我被甩了！”

“被那个小痞子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瞎表白的吗？那个混小子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人家原来不是这样的！人家原来人很好的。”

“那为什么突然变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说我……犯贱，说我不想怎么可能和我这种人交往……”



嫌……嫌我太烦人……”

说着，贞恩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其实倒也没什么，贞恩不和那种人交往再好不过了。可是“犯贱”那个词，却让人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。哼！他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我的朋友说这种话！

“那些家伙在哪儿呢？”

“在屋顶呢……”

“哼，那种人也只配在屋顶呆着！”

我气势汹汹地冲上屋顶。

也许每个人对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，在我而言，对我的朋友说出那样的话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！

砰！

“谁呀，耳朵都震聋了！”

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朝着最先看见的那个家伙冲了过去。乌黑的头发，干干净净的脸上透着一股英气，看起来还挺像个规规矩矩的优等生……不过举止可不那么规矩了。

那家伙手里夹着一支烟。其实我并没有见过贞恩的“男朋友”，只是听过她的描述。感觉是个不良少年，还经常抽烟……

“喂！你这家伙！”

我的气势在我自己看来都够威猛的了。发泄的对象正是那个黑头发、双眼皮，斜靠在栏杆上的家伙。

“喂！是你把贞恩惹哭的吧？！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！是你把贞恩惹哭的吧？哼，小样！不就是脸蛋长得漂亮了点吗？不是个东西！”

黑头发的家伙把烟头踩熄了，兀自笑了起来。

居……居然还笑？而且是冷笑！

我冲着这个黑头发的家伙机关枪似的喊了起来：

“别以为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就了不起了！贞恩那么好的女孩，居然那样伤人家的心！你到底算不算男人啊？别以为甩甩女孩子，再叼着一根烟，别人就会说你酷！像你这种装酷的人最白痴了！”

“搞什么啊？你说刚才那个女生？唧唧歪歪的那个？”

“唧唧歪歪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？”

“唧唧歪歪”这个形容词实在听着不顺耳。



“喂，我说李大闲，这位客人怎么看都像是你的呀。”

“我操！你替我解决掉好了。”

转头一看才发现门旁边还有一个抽烟的小子。皱了巴唧的衣服、叼在嘴里的香烟，还有脱口而出的脏话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“我说，你该去找那位。”

黑头发朝坐在地上那个家伙抬了抬下巴。

屋顶上，除了我之外其实还有三个人。靠着栏杆的黑头发，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大闲，还有一个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家伙，一只耳朵上戴着耳钉。

“见鬼，是你？”

“大老远地找来，有何贵干啊？”

花脑袋大闲瘪着嘴问道。

“亏贞恩那么喜欢你，真是瞎了眼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还不懂事吗？贞恩多好的女孩子啊，害得人家那么伤心，你还算男人吗，你？‘犯贱’那种话是可以随便对女孩子说的吗？”

“说了又怎样？”

听到“犯贱”这个字眼，那家伙腾地站起身来。形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现在是他居高临下地俯视我了。虽然现场的危险系数急剧上升，但我仍坚定地保持着与那家伙的对视。他笑了一下，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：

“有些女生啊，就是没有自知之明。别人对她稍微好一点，就以为是喜欢自己了，马上就死黏着人不放。你说这种女生你会喜欢吗？仗着自己长得可爱点，就可以要求这要求那了？真是笑死人了。将来玩腻了要分手，这种人也是最难缠的……”

啪——

我一巴掌扇在了那张无赖的脸上。

“真是可惜了我的手了，你那张臭脸！谢谢你了，我今天还是大开眼界了！不过，请你搞清楚，贞恩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在我面前说朋友的坏话是要付出代价的！”

我指了指站后面那个刚被我白骂了一通的黑头发。

“那边那个小子，看样子是靠脸蛋吃饭的吧。平常在哪家店做呀？要不要我叫几个姐们去捧捧场呀？怎么，他不是你朋友吗？怎么，没话说啦？”

“妈的！我操，你还真他妈的泼啊！”

“就是，你怎么着！”

正在我和花脑袋之间的战争愈渐白热化的时候，突然眼前一晃，一个人



出现在了我和花脑袋之间。原来是先前的那个黑头发。

“你们吵架，干吗把我扯进去？”

“觉得冤枉了？去问问你那混账朋友是怎么对待我朋友的！”

“操……”

那个叫大闲的家伙扬手就想打人，却被黑头发的家伙制止了。黑头发露出一脸诡异的微笑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小家伙还挺厉害的嘛。”

花脑袋的大闲靠着栏杆坐了下来，扭头往楼下看着风景，好像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黑头发了。不过，这个黑头发似乎更关心为什么刚刚连自己也会被骂进去。

“哼，和那种家伙做朋友的，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做人老实点！”

说罢，我转身就想走，没想到手腕突然被人抓住，肩膀一阵疼痛。等我意识到怎么回事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被黑头发牢牢地抓在了胸前。再看黑头发，那张刚刚还在微笑的脸，早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表情。

困在黑头发手臂里的滋味并不好受，我用力地挣扎着：

“你干吗？”

“刚才的泼辣劲儿到哪里去了？”

黑头发压低了声音问。坐在旁边的花脑袋笑了起来：

“哼哼，你就认栽吧，这家伙可是我们中间脾气最烂的。”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们三个也不过就是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！”

“呵呵，不信你就等着瞧吧。”

大闲那家伙突然不像刚才那么冲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坏笑，但这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安。这时，黑头发盯着我的眼睛说：

“你再骂我试试。”

“干……干吗呀？放手！”

“不乐意？来的时候由你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！”

说着，他的手臂勒得更紧了。我都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仿佛摘掉了面具一般，现在的他与刚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我一时被他的威慑力给震慑住，半天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赶快想办法呀！

那家伙又说话了：

“怎么哑巴了，你？”

我猛地一挣，使出全身力气砰的一拳打在了黑头发的肩膀上，然后趁机



挣脱了他的控制。

我指着那家伙的鼻梁，挺着胸说道：

“本姑娘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就凭你，还限制不了本姑娘的行动自由！”

“你要是现在走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。”

我狠狠地瞪了黑头发一眼。

“随你的便，臭小子！我才不怕呢！”

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* * * * *

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。被黑头发警告之后，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的……看来是我太掉以轻心了。

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在学校里的角色就变得十分尴尬了。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在背后冲我指指点点的，见我走过去又赶快避而不谈……只有贞恩还像以前一样，跟在我身边转来转去。

“晓静，晓静！你怎么又睡觉了！”

甜甜的声音，甜甜的笑容……怎么看和我都不是一类人。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，贞恩是不是跟着天使姐姐长大的，和我这种人简直就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

我无力地撑起身子。

“贞恩啊，以后不要老来找我。太危险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都已经一个星期了。趁那帮人还没注意到你，离我远一点吧。”

“不！”

贞恩的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，她的倔脾气也是谁都拉不住的。虽然心里很感动，但理智告诉我还是要为她的安全着想。我继续劝道：

“别闹脾气了。听话，好吗？”

“都是因为我才这样的，我也要一直守在你身边！好了，不多说了。第一节课一定要好好听讲哦！”

说完，贞恩就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拿出第一节课的课本来，连反驳的机会都没给我。

我的同桌似乎再也无法忍受坐在我旁边的压力，和一个胆子大的孩子换



了位子。但是，这个“胆子大”的家伙也还是不敢和我对视，缩头缩脑地坐在旁边。真让人窝火！可对她发火又有什么用呢？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了一个人。

“这一切，一定会照单奉还……”

正在我独自咬牙切齿的时候，下课铃响了，班上的孩子们又开始叽叽喳喳地热闹起来。

“她要出去了！”

“切！真是个衰人。”

“怎么就被柳赫给盯上了呢？”

“惹谁不好，偏偏是柳赫……她这回死定了。”

我不知道她们是同情，害怕，抑或是幸灾乐祸。她们的脸上变化着各种表情，舌头似乎一刻也不愿停歇——别人的事情总是津津乐道的。我转过身，看着她们。触碰到我的眼神，她们马上不自然地把脸转开。

“在背后议论别人最好不要让本人听见。不然小心自己的舌头！”

我刚走出教室，贞恩就一路小跑追了上来，挽住了我的手。

“晓静——”

“干吗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跟我在一起了吗……”

“没关系的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这样。不用替我担心。”

好吧，我举双手双脚投降。看来不管我说什么，贞恩都听不进去的。

第二节课结束了，第三节课结束了，第四节课……午饭时间。我刚拿着托盘回到位子上，贞恩就贴了过来，坐在我旁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喂，你弟弟晓宇……也在我们学校吧，怎么没见过他呢？”

“特别班不是在对面吗？”

虽然我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，心里却好像有块石头堵住了一样。能将自己弟弟上特别班的事情说得如此轻松，世界上除我这样的姐姐之外，恐怕没有第二个了。

我假装没看见贞恩小心翼翼的眼神，一边吃饭一边说道：

“晓宇挺好的，用不着担心。”

“是在孤儿院里弄成这样的吗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那个院长简直是个疯子。”

“孤儿院的院长……人不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孤儿院的院长，一个永远都不愿再想起的人，却永远也无法忘记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和晓宇就被父母遗弃了。攥在手里的一个吊坠，是父母



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就一直戴着这个吊坠，忍受着孤儿院里的各种折磨和虐待，最后终于离开了那里。

上高一之后，我立刻就把弟弟从孤儿院带了出来。我唯一的亲人——晓宇。

弟弟的脑袋不太好使。小的时候，因为尿床弄脏了孤儿院的被子，被人用皮带追着打。弟弟抱着头拼命逃跑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下了楼梯，伤到了头部。后来，弟弟就变得和正常小孩子不太一样了。

让初中毕业的弟弟一个人走向社会，实在让人放心不下。于是就让他进了文科学校的特别班。

吃完饭，我们到小卖部买了两杯饮料，向停车场走去。

停车场的空地上，有人在练习打网球。

弟弟现在在哪儿呢？我抬起头搜索着弟弟他们班的窗户。晓宇正好伸出脑袋往外看呢。我举起手，向他挥了挥，却发现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天空，只得快快地将手放了下来。

“我们过去找晓宇？”

“不用了，在这儿站一会儿就回去吧。”

“晓静，晓静！”

“叫一遍就行了。”

“装那么严肃干吗？像块大石头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想不到嘴角却被贞恩给趁机揪住，又往上给提了提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瞧，多漂亮呀！就像这样嘴角微微地翘起来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

我轻轻拍开了她的手，却突然发现了停车场最里面的那辆摩托车。

“贞恩呀，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嗯？干吗呀？你还是要去晓宇班上看看吗？”

“啊？对对。你先回去吧。”

我把贞恩给打发走了之后，便径直走向了那辆摩托车。

听说那天那个黑头发的，叫柳赫的家伙，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骑摩托车上学的人。

那么就是说……这辆摩托车肯定是黑头发的了！我忍不住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哼哼，可被我给逮住了。虽然幼稚了点，不过也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复仇方式。



오늘
스케줄은 ...
12:10
12:15



这个恶毒的念头闪过的刹那，我的脚已经毫不留情地踹在了摩托车上。摩托车看起来倒是价钱不菲的样子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要怪就怪你的主人好了。

看着自己的“杰作”，我满意地拍了拍手，转过身来。

“啊！……”

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

“我说怎么就倒了！”

黑色的头发，正是柳赫。柳赫身后站着的，是昨天见过的大闲和那个戴耳钉的家伙。柳赫撇着一边的嘴角，笑着站在我身后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我强作镇定地问道。

“这话该我问才对吧？这可是我的爱车……这点你也很清楚吧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就是打死我，也没那个钱赔你！”

柳赫没有接我的话茬，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捏住我的肩膀，一把把我推到了汽车玻璃上。

“我说过要打死你了吗？”

低沉而又阴冷的声音，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的声音。我强压住内心不断翻涌的不安，坚定地迎上他的目光。

“那你想怎样？”

“打死你……可是会弄得血肉模糊的……不好看呀！”

柳赫又扬了扬嘴角说道：

“修车的钱，你有得赔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还真干脆！那就……用身体偿还吧！”

啪——

又是一巴掌，我很使劲儿地抡在了那家伙脸上。或许是太意外了？他的脑袋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般耷拉在一边。

“人渣！还要不要脸？！哼，咱们走着瞧！！”

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后传来那家伙的声音：

“有意思……学校，久违了的感觉……”

* * * * *

真是搞不明白！那家伙和我是上辈子有仇还是怎么回事，只要一碰到他，就准没好事情。



“晓静啊，你的腿怎么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？”

“上来的时候给磕的。”

“磕到哪儿了？”

“台阶上……”

“啊呀！膝盖都流血了，好多血啊！”

有点晕血症的贞恩，只要一看见血，就会惊惶得不知所措。我的膝盖磕破点皮倒没什么，她在旁边大呼小叫的却让人有点吃不消。左哄右哄，好不容易让贞恩冷静下来，我自己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医务室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医务室里静悄悄的。我瘸着腿走了进去，左看右看没有人，只好自己拿了绷带和药向休息室走了过去。

拉开帘子，还好只有一个男生躺在那里。我犹豫了半天到底是进去好，还是不去……算了，敷药要紧，管他那么多。我便走到男生旁边的那张床上坐下。

笨手笨脚地把药涂上，然后就该缠绷带了（缠绷带比贴创可贴好得快）。可是，这个绷带……

“真笨！”

“……”

刚刚还在睡觉的男生已经坐了起来。看起来和弟弟年纪相仿的样子。就在我发愣的当儿，他已经从我手中拿走了绷带，替我一圈一圈地缠了起来。

“等等，我说……”

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就已经帮我缠好了绷带。

“OK，绑好了。废话少说，我还要睡觉。”

“……”

似乎用不着我感谢的样子。本来想教训他两句，不过看在他帮了个大忙的分上，就算了。将绷带和药放回原处，正准备离开……却被那家伙给叫住了。

“喂……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就这么走了？”

我满腹狐疑地走了过去。男生啪地扔给我一个纸团。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照着这个，到外面去拿几种可以涂在背上的药来。”



看着男生转过来的背，还好不是伤得特别严重。不过，也有好几处是比较深的刀伤。

我惊异地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是伤的男生，迟疑片刻之后，还是到外面的白桶里拿了药以及剩余的绷带。

先把欠的人情还了，再教训他也不迟。

上课时间，躺在没有老师的医务室里睡觉，头发染成了金黄色，怎么看他都是个调皮捣蛋的问题小子。

“把衣服撩起来，躺下去。”

“你轻一点啊。”

“看我心情了。”

“我帮你绑绷带的时候，都很轻的……”

“干吗？谈条件啊？”

“你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？”

“你躺好就是了，再说你年纪看起来跟我弟弟差不多。”

“啊!!”

我在一处伤口上用蘸了酒精的棉签使劲一戳，故意的。估计比他想象的要疼得多，他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
“你是泥鳅投胎还是怎么回事？给我好好躺着。这才刚涂了一个伤口呢。”

“喂！有你这么涂的吗？”

“连这点疼都受不了，你还算男人吗？”

“受不受得了疼，和算不算男人，有关系吗？”

“关系？因为是男人所以就得忍着疼，这是因果关系。”

他的感觉和弟弟太像了，就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我，都不知不觉地说了个不停。大概也是想起了晓宇的缘故，之后给他上药，我都尽量轻轻的。

记得自己高一，也就是晓宇初三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给满身是伤的弟弟上药。上药上到最后，再多的心疼也只能化作一声叹息或一行眼泪。

虽然晓宇傻乎乎的，脑袋也不太好使，但毕竟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就算要自己把肉割给他，我都不会有丝毫犹豫。

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天晓宇被打得满身是伤的情景，忍不住又是一阵心痛。

“别老是挨打呀，疼又不是什么好东西……”

当时对晓宇说的话，竟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。等自己意识到“糟糕”之时，话早已经说出口了。

还好躺在床上的男生，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，一声也不吭。小伤口消毒，贴上创可贴就差不多了。最大的问题是那几条比较深的刀伤。



“嗯，衣服上有没有染上血啊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呗。”

这个男生还真是欠揍！要不是因为揍病人有违人道主义精神，我早把这家伙给痛扁一顿。提起那家伙的衣服一看，早就被染了好一大片血迹。估计床单上也会有了吧。

“没染上吧？”

“是啊，没染上。怎么可能染上呢，对吧？”

“哎，到底染上了没有？”

“你自己看呗。”

帮他把刀伤处理好之后，我扶他坐了起来，再用绷带横着绑了好几圈。绑绷带的时候，好几次都差点碰到这个感觉像弟弟一样的男生，每次都觉得奇奇怪怪的。只好绕着大圈绑绷带，小心地不碰到他。

“绑好了。”

“挺不错的嘛！”

“嗯，那我走了。”

我一瘸一拐地往门口挪，听见那家伙问我：

“喂，你几班呀？”

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脸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高二啦，对姐姐说话放重点！”

然后，我就回教室去了。走得很远了，还能听见那家伙在医务室里喊着“你几班呀”……

第五节课总是比较难熬的。因为经济状况的缘故，学费伙食费，学校都全免了。不过，教材可是自己花钱买的。冲着花钱买来的教材也要好好学啊。生活的冷酷和无情逼得我不得不这样。

大扫除的时候，我向老师特别申请了打扫花园的任务。别的孩子都嫌脏不愿做，对我来说，却是个难得的独处机会，至少可以暂时远离那些叽叽喳喳的闲言碎语。

泥土的清香，鲜花的芬芳，还有小草的葱郁，好像全部都能拥入怀中，自己仿佛也变得同样清香和葱郁了。

我和门卫大叔打了个招呼，就动手清扫起来，给花浇水、除虫、拔草。

就在我干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门卫大叔拍了拍我。

“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那边那个人一直在看你。”

“谁呀？”